

# 游俠外史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再版

小言  
說遊俠外史(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三角

著作者

孤

桐

發行者

進

局

發行者兼

文

局

此有著作權印必究



分售處

發行所

明書局

街路局

中華

文

局

吉林  
齊齊哈爾  
齊齊哈爾  
齊齊哈爾

煙台

杭州

青島

福州

廈門

廣州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北京  
重慶  
天津  
上海  
長沙  
常德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漢口

濟南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成都

奉天

雲南

開封

西安

嘉慶

# 敍

敍曰。小說之道。其盛於諸子乎。故莊子曰。寓言十九。大抵荒眇。奇誕自明。其清高之意。及後世以委巷之談傳之。楮墨足以覘風俗。政教之盛衰。或寓斧鉞於微言。是詩春秋之遺意也。故小說之分厥有兩派。一名寫想。一名寫事。而皆文藝之旁流。以增人之趣味爲主。以美爲歸。其文章大抵隨時遷變。而其邱壑采繪。悉有條理。自古及今。益以繁瑣體洪。而思精則進化。之明驗也。迄乎海通以後。重譯之國。寶書易求。而其小說固荒怪矣。又以民風絕異。彼言之至庸。吾聞之則大愕。遂覃然有至味。乃風行乎字內。然按其規矩準則。其字句之法。起伏映帶之方。展拓蓄勢之則。鍼線之迹。與吾古之作者。若合一契。但其用筆。刻露變動。如巖崿回含劍芒。刺天其視。吾國之書。深沈渾融。如大海推瀾舉重。如輕使人穆然。遠思其味。繇渺欲絕。復益殆不侔矣。方今學絕道喪。庶士沈埋。有心之士。寄意野史。以消其日力。而冀補救人心於萬一。社會之中。亦沈溺歡樂。無復憂患。憤懣之人。於是小說乃盛於一時。然而萬流雜沓。其精必結撰。上揖古初。旁抗鄰國者。希矣。乃平允無杜意舉。凡邱壑采繪規矩。草繩蕪無所覩。而亦操觚方作其高等。身不亦忙乎。昔人得名於世。必以平生之勤。窮定於耆宿。而今則作者如雲。少知。

句讀皆足自呈社會此乃小說之沿劫亦文章之大憂也夫爲文章者殆莫難於小說蓋於雕詞飾句而外必有高遠之宗旨詭幻之事蹟而尤莫難於穿插事蹟有骨節之連<sub>脊</sub>血脉之貫通如是而小說始可觀也雖然此非萬卷已破洞澈人事兼明哲理苦思精慮孰能臻之由是言之真專門之大業也吾嘗見時賢以文名國中其爲小說宜其佳矣乃或作史或作論皆不似小說則賢者自作其史與論特冒小說之名耳蓋史直而簡正容而道之小說曲而繁細詼諧雜作以述之者也此一異也論與敘事判若雲天論議言理所以淪智小說博趣所以動心此二異也今攬官書於小說則躁者讀之必裂雜政談於小說昏者讀之必拋無味故也以此推之藝不窮極勿輕創作明矣吾沈酣小說有年間一爲之以公同好此語所謂非曰能之願學焉者若當世即以吾之論相督過則吾知懼矣吾知愧矣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東臺蔡達敍於淮陰縣北之農圃

題辭

驚看滄海數揚塵。一卷文章淚涕新。感爾抱冰存壯志。前身合是釣鼈人。  
虎頭猿臂拜將軍。擊鼓鳴笳動暮雲。公戰無人私鬪勇。更從何處問商君。  
掃眉從古辱胭脂。快讀奇文劇可思。寄語投牀悲國難。不須求變作男兒。  
淮南有客夢江潭。寫出芳菲九畹蘭。珍重國香猶往日。玉釵未肯掛君冠。

如臯黃鬚客題

小言  
說情  
游俠外史

孤桐著

第一章

某日石城秋色之裏，轍聲若沸，忽焉寂靜，惟有槍聲類賀歲朝之爆竹，續續而發。於是革命之運告終，黎民之浩劫猶未終也。方先登之際，軍令未肅，兵弁四出，搜取遺孽，凡在圍城中者，固孰能自白為無辜？屠戮甚，希果能斥責不挾解衣不御，亦足蕭然而違。引要知兵燹之餘，亦如前代畫師描摹粉本，決不肯一筆戾於前人。則名將戰勝之迹，又胡能自脫於淵源之矩矱？試問巍巍龍蟠虎踞之都，若非數千年戰血所膏，則後人又何憑以爲弔古之料者？故慘狀著名，都之良友今茲之事，初非惡戰，故和以他種之血，然後視古無讓。而吾人削簡爲野史者，尤不寂寞，得以縱其筆勢，發抒無窮之慨也。

第二章

一精潔之書室中，坐兩少年，容儀並都。而一人溫溫似學校中書生，而眉宇間英爽之氣，亦美其剛健。

游俠外史

游侠外史



其一人則偉岸而凜烈。顧盼皆作鷹瞵。二人促坐談心。狀至舒徐。而室中茗碗籬煙。尤雅致無倫。主人有武容者也。此時聞室外彈落如霰。顧客言曰。雪明君此城旦夕下矣。國是或將大定。客曰。茲未可知。顧兵革之事。暫息於政治良檣。無與而吾曹生命所託。豈有全地。主人曰。然政治之惡殺人。渝刃密歎息。曰。哀哉。首事者將不得其死。此曹奮躍求名。殊未熟計國家及民生之利害。主人笑曰。吾國政家半出文人。好求創獲之論。是用異議。遽與彼之爲國。幾視若紙上作書。可以惟吾意所至。客曰。此屬國民心理之缺憾。弗能萬慮一致。抒誠而上下其謀。夫置謀而常出於爭。謀之未定。國已墟矣。況其所爭或緣朋黨歷代覆轍。大抵如斯。亡國之端。莫危於此矣。言已泣下。此時有礮彈落鄰右。火大起。幸屋非毗連。風復不便。遂未殃及。然二人皆起立側耳聽聲。客曰。市中甚靜何也。主人曰。城且破。主兵者備走計矣。或且自裁。前敵縱未燭。而後勁已不能軍。故寂耳。忽呼嘯有聲。排槍繼發。客曰。噫。殆肆劫乎。何以禦之。主人曰。吾輩惟聽其搜括可耳。久之無復變狀。日已夕。惟比隣之火融然。礮聲停矣。二人皆卜城已下。當因居圍城。本冀速下孤城。死守本無全理。徒傷人。至此復入坐暗室。不燈。借光隣壁。不期同入。手衣囊出手槍。摩挲。尋復納之。雖無所畏。怖然不能弗虞。以此身自視。重也。驟聞馬蹄紛紛。有聲甚。

厲知攻城軍以馬隊入矣。可半句鐘兒啼女哭之聲四起。書室位於小院之西。東隣欲燼而北隣足音大作。槍刃觸壁。鏗然有老嫗哀哀作絮語曰。幸見赦。吾家無長物也。語未竟。槍跌一擊。鏗然。遂無語。俄頃。大嘯者數人。雜沓去。兩少年歷歷聞之。鬱怒極容立。慘淡而門外之履已滿方圓。破門。主人曰。吾不耐矣。盍戰乎。客曰。可。遂皆出槍。客曰。彈數幾何。主人曰。百餘客領之。院門在書室之右。搖搖欲墜。二人遂出。依院墻而北向。以槍向門。門立破。入者五人。槍發。仆者二餘。立逃。槍再鳴。又殪其一。卽聞高呼。取人知外間尙羣聚。日益注門。而身並蹲伏。旋右彈從門外斜射入。適中立處。不伏者殆矣。二少年乃潛移近門。次以目相語。遂斗起乘垣。伏瓦脊後。卽發槍。門外兵方圍陷門。未及顧。簷際逮仆數人。餘或仰擊。猝不能中。乃復逃。少頃。遂處屋際。時有流彈。二人堅不爲動。忽見隔巷樓上隱約有人。主人欲擊客止之。而火光起。蓋敵發槍也。主人連答一彈。似中矣。斗大聲發於旁。二人幾墮。而書室已毀。客曰。噫。炸彈。更視院墻。門北俱圮。幸相距二尺許。尙完。遙見火光中。兵復大集。時門外巷南北皆有兵。又虞炸彈再至。因互示意。爲避去計。初欲登南隣屋舍。逐屋而移。又恐適利來兵之射擊。惟東面火宅。無垣墉之壞。可行。而踏火亦絕險。旣下。急擇已燼處。著足數步外。履已焦。趾爲之痛。而背後之槍彈已噬然並至。

急躍而冒火。然東巷尚有兵二人者。自計必無幸矣。幸細審數兵。方務擯物似未審。巷戰事。二人乃變計。潛暗處乘隙越過。竟公然出險。越一狹巷而東趨。行時。斥其長衫藏槍。欲由鐘鼓樓而至下關。才行里許。塞途皆險狀及慘狀。二人慘默。乍伏乍行。至丁家橋畔。遠火中呼噪大起。二人潛行至近。則衆兵方挾數婦人。歡然歌而急走。中有女郎尤光豔。宛轉嬌嘶。雪明私謂鐸意曰。主人在理。宜救之。顧彼衆我寡。奈何卽萬一幸勝。挾此焉逃。鐸意曰。舍身爲義法有並死。雪明曰。死無益。奈何。鐸意曰。然則縱槍使女郎玉碎可乎。雪明不應。而鐸意之槍已發。女應聲仆。雪明怒曰。胡再不謀。鐸意曰。吾所爲當也。雪明太息。時衆兵俱怒。委女骸。舉火四燭。鐸意曰。行矣。雪明曰。君行也。我死之誠不忍。委地花艷暴露於此。然兵覓人不得。皆曰流彈也。火光所耀。已及鐸意之膝。以衣黑不覺。兵乃共挾餘婦行。二人乃异女尸。至綠筠花圃。然無鍬錘。覓木片二。掘土尺許。埋之。費時數句鐘。方回頭向此薄命人。杳作別。而東方已白矣。顧一人晝間道。乃愈茀。因相對失望。雪明曰。茲惟舍械而行。或冀得免。抗無益也。鐸意曰。吾意暫入一領事館避難。雪明曰。託庇外人。血性男子。義所不出。鐸意曰。此固不策。舍此姑冒死行也。吾曾將教此二人。身世使讀書者漸熟其人。雪明者。周姓。隱名。徐州人也。鼎革之際。與漢口之戰。奮勇

陷陣傷殘愈後應南京政府召爲參謀統一後翩然謝事寓同僚屠鐸意之家以文酒箸述爲事方政爭之烈雪明倡和平興國之論以爲政治者其形狀常依人民心理之公而實施之際要在深中澈結今黨人實行之力本無上下而顧互掣其肘至於持論悉憑私心之感想而不察社會之人心與民生利病之眞何以爲國今國民智力並敵靜以圖治則功緩而可冀斷無兵革相尋而人民反晉其智力之理有人一臂微木強從而絕之是自滅其臂力而召強者之陵今國民不思共濟而旦夕尋仇藉使一興一蹶無異舉鼎方危自斷其臂助何可出也顧正論衝衝傾聽者希而亂起矣首難者以舊誼辟雪明爲大將雪明嚴拒之且勸其顧民命於是首難者禁其出城鐸意亦然而雪明乞許鐸意眷屬出城首難者允之二人蟄伏圍城幸不絕糧數日以後狀愈險僉婢星散時有兵窺室作偷狀蓋主兵者恐其爲敵用耳鐸意豪邁人也輒怒叱雪明夷然想空隙偶落一彈者蠶粉矣尙暇與彼輩辨是非哉雄狼狽方亟而元戎已戢其兵乃蕭然至於下關

## 第三章

雪明顧鐸意曰。今不名一錢奈何。鐸意躊躇曰。無已沿鐵道乞食至鎮江。彼中故舊尙多得贊助。更議他行。雪明曰。道遠而日斜。枵腹胡以能行。二人方坐於江濱。望波紋而凝思。彼終古無愁之太陽。尙殷然照於粉堞之次。江山人物俱佳。但憾丁失路。時耳上游之樓船下駛而羞澀。阮囊萬不能屬入。惟有目斷長空。作无可奈何之想。尙有荷兵之士。時來叱咤。此時蓋真宰以極英雄之人。嘗極淒涼之味矣。然彼等仍依其向來之慣習。及未運之未至。圖萬一之希冀。昂然上道。矣餓疲之餘。足履地如踏絲絮。乃聯臂而行。罔罔然但有前趨。雪明居左。鐸意右之。未里許。斗左次有人言曰。二君尙未覺得一新伴侶乎。二人在江濱東行之際。火車站次。有一人冠草帽。衣黑綬之袍。見之欲呼復眠。乃尾之。而此際乃出聲。二人驚顧大喜。雪明曰。噫。務實君從天降乎。何由至此。務實曰。吾肆中有貨貯。車站中亂起車停。今晨得電。言城已下。故來提貨也。茲貨已入車。吾方出站。欲登車。乃見君等。令我驚駭。初欲呼詢。恐生不測。故尾至幽處。方相語耳。雪明曰。何謂不測。務實低聲曰。君在首亂中。吾聞購緝久矣。二人駭詫曰。異哉。雪明曰。吾初未與亂事。若與者如此。堅城豈可旦暮下耶。今且奈何。其投首耶。務實曰。不可。今之。

殺人鮮有定讞。何必以身試哉。計君能脫身兵間。衆必不能指名。姑乘車至鎮江。停吾肆中。待小汽船北行。伏淮泗間。吾有友人可相庇也。務實深信雪明等不肯置身異域圖全。故畫策如是。二人皆諾。乃折歸。務實爲購票。支吾盤詰。十分鐘外。登車行。務實急購食物。療二士餓。二人且嚼且言。亂離之苦。食竟。頹然假寐。務實則坐而爲籌。肥遜之計焉。務實爲人謀慮周至。好急人之難。商業極利坐是。且耗幸有幹力支柱。故雖一擲千金不敗。而亦以此結一時豪俊。當時深思未竟。車已抵鎮江。呼雪明鋟憲醒。下車。肆人迎者數輩。務實指麾取貨。卽雇馬車。先送二客至肆中。命一司事件伴之。二人入馬車中立睡。此司事乃寂寥不可耐。但聽馬蹄聲。及引目車窗觀行人耳。旣至肆。立醒睡人同下。復命車往迓主人。已乃取衣上客。逮客衣竟。飲茶一杯。而務實已入。曰。幸哉。站長識我。乃未盤詰。固不審余客之奇也。雪明曰。平昔恆不出戶。官聞名者夥。而識面者希。今茲亦用是脫也。務實曰。然亦稽察者疏也。彼首事之人。不逍遙至海上邪。雪明意曰。鄙哉。無勇矯矣。雪明微笑。卽問務實曰。北行之汽船。何時行也。務實曰。明朝亭午。雪明曰。淮上居停誰氏。務實曰。子宜知之。寧不聞。塵海英雄。有臥雲客者。伏於長淮之北。即雪明曰。願聞之。但淮上雖近。甲冑僕少。小離豕。惟於故舊間。展轉得諸傳聞。究未審其人如何也。務實曰。

是人逃名甚久恒戒相知勿爲標榜然其人隱而俠者也兩淮豪傑皆潛戴之所居在清河治北二十里築圩圍地頃許茅舍竹籬而花木林泉雅麗無倫以其才力蓋大足有爲然少年時傷心至極遂甘老幽居不出蓋二十年未越家門一步顧其生涯未爲枯寂無妻無子但有愛女一人臥雲則課之文史兼及技擊淮海絕無佳麗而此女則爲人間殊色如惡草枯天而一枝奇花逞豔乃無上余籍淮安先世與其家爲姻連幼時卽爲摯友三年前余至其家女尙垂髫臥雲顧而謂余曰丈夫何用生兒似仲謀但弱女慰情嫁得英雄婿則無子而有子矣余深服其超豁彼蓋出其旋乾轉坤之才力不施之於普濟蒼生而僅用以教成嬌女也而韓威所樹官吏震恐如虎在山地方有民變得臥雲傳一語無不立渙故牧守以下嚴憚無敢少忤子往依之必無害也言次晚餐已陳遂共餐餐畢務實取紙筆以電與臥雲曰今有友人望君門而投止乞階前地容之客以明日行兩日聞有莫俊少年二叩戶者急延之必令君喜書竟卽付肆蓋章持向電局復爲二客拓寢室治行具叱嗟立辦雪明偕鐸意就寢謂鐸意曰此行殆無危機子眷屬在上海在理亦宜省之明朝曷不分袂鐸意曰吾非重友誼棄愛妻但英雄如臥雲不一面寧非愚邪且吾妻依父以居甚安無勞顧慮雪明曰君意固豪乃無情慘鐸意

欲睡。舍胡答曰。子未經情海中。固不知相思之味。濃於歡會也。言已。即入夢。

#### 第四章

明日日方中。二人登舟。務實淒然爲別而去。笛聲一動。舟疾如矢。至揚州。稽察極嚴。有兵士僥倖無倫。曲身入艤。狀如龜。絮絮間來。歷且語。且喘息。引首向鐸。意噓氣直。達其面。語止復續。可數十語。鐸意初猶答之。後卽不詰。雪明應之。汽笛鳴矣。猶問難不休。兼檢行李。鐸意大怒。厲聲曰。汝欲得革命中人。吾卽爲之。亦無不可。入獄棄市。共汝行也。兵士瞋目無言。而舟已漸動。小販聞然已登岸。兵始覺急出。船而門狹。良久始得出。而舟離馬頭已數尺。此虯兵忽奮勇距躍。足已在馬頭。身乃後仰。而傾頭觸舟舷。砰然岸上人急曳其足。而頭已入水。幸人衆倒提而上之。髮亂沐水而澤。又皮破血出。狀乃如鬼。此時卽有奇妙之畫家。其理想亦萬不到此。牛鬼蛇神之態矣。鐸意見之。大笑稱快。舟人之笑聲。與岸上小兒之狂呼。如春潮之驟起。二人長途破寂之事。蓋以是爲最矣。次日午後。舟經淮安城下。二人立於艤外。想淮陰之遺烈。而地險民貧。臨風愴然。城中古塔宏碩。而巍峨古色。斑爛足以。此城之舊。而連河。滔滔而逝。河高於岸。爲狀至怪。束之以堤。而百萬生靈。卽懸於此千金之障矣。雪明歎歎不勝。鐸意。

方觀人民檻裸之狀。鋸意江南人也。至此則人民風物在在足以爲異。而沿岸鵠立。婦人黑如印度。萬人一概乃歎造物生人於此。慣產英雄而無美人何也。各默默有思。無意間竟與此城爲別。下船中良久。舟維清江浦矣。行李紛紛登岸。亦有兵士檢驗。驗已二人雇車載行李。車夫問何向。雪明曰臥雲莊。車夫曰客乃訪臥雲先生者邪。雪明日然。車夫肅然上道。雪明及鋸意則跨蹇從之。北行見村舍湫陋。然夾道濃柳。遠村亦多樹柳。意畎畝多蕪。用此略補野色耳。旣踰淤黃河。行十餘里。遙見萬柳中孤村秀。出村中有大柏亭。亭高出如華蓋。尤蒼秀絕倫。車夫引領曰。此臥雲莊矣。實則二人毋待嚮道。私心以鬢髮識之。良以幽秀之氣。設非人傑地靈。斷不至此。雪明揚鞭詰鋸意曰。驅之俄頃。卽至門前。柳陰濃合。中雙扉深掩。門外小橋斜臥。流水潺潺。與綠楊一色。而雜花滿岸。芳草芊綿。似出人爲土壤。高與人齊。薜荔牽蘿滿之。俱極整齊。雪明下騎。舉手輕叩。屈戌數聲。便有犬聲遙吠。如報主人。以寶瓶須臾門啟。則一溫馴之老僕。恪然肅客曰。主人知遠客來矣。謂車夫曰。以客行裝入修篁精舍。車夫曰。諾。吾識之。僕乃引客行。鋸意與車騎貨已乃入門。門側有亭。亭背爲大池。池中荷葉田田。尙有數朵荷英。粉紅未卸。池上壘土成嶺。遍栽花樹。最高處作亭。嶺腰稍坦。作坡陀。至於池之左右。左復微篠。右則叢竹。

